

世界知識叢書

在朝鮮的七十九天

福羅洛夫 作
漢英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四十之書叢小識知界世

天九七一的鮮朝在

作夫洛羅福·蘇

譯 英 漢

版出社識知界世

月四年一五九一

在朝鮮的一七九天

世界知識小叢書之十四
一九五一年四月出版

作者	安特萊·福羅洛夫
譯者	漢英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承印者	北京解放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定價	九百元

北京(○)東堂子胡同四七號
上海(○)延安東路一七二號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京 (1) 0001—30000 書號0031

目 錄

朝鮮的電影事業·····	(一)
最初的印象·····	(五)
地理·····	(五)
在三八線上·····	(六)
平壤，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七)
黑色的星期日·····	(九)
英勇的人民·····	(二)
在公路上·····	(四)
八月十五日·····	(六)
不可征服的人民·····	(八)
鴨綠江·····	(二)

我們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到達朝鮮……晴朗的蔚藍色的天空，反映藍天的水稻田。田裡穿白衣的男子，穿白衣和鮮艷裙子的婦女——還有孩子，許多許多的孩子。鬱茂的山林，如畫一般曲折的海岸淺，從山峯中的小溝流出來的大江。一般的最初印象是富麗的色彩輝煌而驚人地結構在一起。

我們訪問了北朝鮮的一切主要地區。不論我們到那裡，我們總看見人們在忙着工作。工廠和道路造起了，還造起了灌溉工程、漁船、橋樑、運動場、學校和住宅。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臨時首都平壤城正在重建起來。一條新的寬闊的大路從那些又小又破的房屋中穿過，一個新的鐵路車站聳立了，一個巨大的運動場在牡丹峯下坦開。

我們觀察人民的生活，他們的每天的作爲，我們要儘我們的能力來給它拍攝一部完整的記錄。當時候，我們是一點沒有想到，我們立刻就要目擊使全世界注意力都集中於朝鮮底事件了。

朝鮮的電影事業

朝鮮以前從來沒有她自己的電影事業，也沒有電影工作者。只有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才提供了發展朝鮮電影藝術和電影工業的條件。在平壤建造了攝影場。牠們位置在剛

剛城外……我寫下了這一句，卻不能不擲下筆。這是很痛心的，平壤的攝影場現已不再存在。十月初，美機將牠夷爲平地。可是我知道他們還會重建牠。你可以毀去一座房屋，拆除一堵牆，可是你不能破壞一個有活力的人民底有活力的藝術。

除了一些新聞片、記錄片之外，年輕的朝鮮電影工業已製成三部故事片，「祖國」、「鼓風爐」和「邊防軍」。最後一部片子放映時，戰事已經發生。牠得到了熱烈的反應，因爲牠的題材是邊境上英勇的部隊，正是他們首先擊退美帝走狗李承晚部隊的可恥的襲擊。南朝鮮在美國傀儡李承晚的統治下，根本談不上電影藝術的發展。美國公司霸佔了所有的銀幕，以好萊塢的濫貨充塞着。漢城所做的事祇是在美國片子上加印朝鮮文字幕。人民軍解放漢城時，在那裡發現了南朝鮮攝影師拍攝的一大堆新聞片。漢城攝影師的工作是大部份圍繞着麥克阿瑟的：這位將軍來到了，在人們面前出現了，李承晚作一篇長大的演說，讚美麥克阿瑟將軍。麥克阿瑟在這裡，麥克阿瑟在那裡，麥克阿瑟到處出現……杜勒斯到了朝鮮。杜勒斯在三八線上……以及美軍在漢城行進，等等。我看到了幾千公尺的繳獲的新聞片，可是關於南朝鮮人民生活的簡直一點也看不見。新聞片所拍攝的說明了李承晚及其劊子手，乃是外國奴僕，他們的統治是人民的災難。即使如此，我們對於趨炎附勢的南朝鮮攝影師也還是可以感謝的：他們把李承晚的無恥賣國行

爲作了遺臭萬年的記錄。

相反的，北朝鮮的攝影師卻做了真正無價的工作。戰爭發生以後，他們無時不在前線，他們攝製了一連串的影片，大大鼓動了朝鮮人民的解放鬥爭。

北朝鮮的攝影師拍下了南朝鮮人民的熱烈歡迎人民軍。他們拍下了翁亭(Onghin)解放後選舉人民委員會的情形、漢城解放的情形和數千人的集會底歡樂的羣衆場面。他們拍下了漢江的江橋，李承晚匪軍在潰逃時將它炸毀了；拍下了南朝鮮的游擊隊，他們幫助着人民軍；還拍下了鐵路被炸壞以後的修復情形。另一些影片表現了美李匪幫幹的滔天罪行以及人民的受難。我記得，例如這個鏡頭：一個老年的母親在被殺害的屍體中來回尋找她兒子的屍體；找到了它，坐在它旁邊的地上，悲哀使得她的臉形同化石。

這些電影記錄屬於歷史……朝鮮人民的最後勝利的日子是不會遠的，許多影片將要攝製出來記錄朝鮮的無比英勇的獨立鬥爭。而在新聞片中，有一些無疑將是審判美國戰犯的國際法庭上的證物。

最·初·的·印·象·

我們抵達朝鮮時，還是和平時期，一連幾個星期，我們看到一個全神貫注在和平建

設努力中的國家。我們跑來跑去地研究牠。自然，不懂牠的文字，是一種障礙，但我們還是看到這勤勞而愛自由的朝鮮人民底高貴品質。

人口中農民佔大多數。朝鮮農民的日常生活，從他們的穿衣和煮飯起，直到他們的家庭關係止，依然保持着他們的悠久傳統。

大米是人民的主要糧食。民主政府實行了土地改革，給農民分配了土地，將他們從奴役於地主的狀態中解放了出來。最後，耕者得到了他們的田地。耕田是艱苦的工作，牠要求耐性、任勞和細心的勞動。然而沒有耕耘過的土地卻一片都看不到。甚至峻削的山坡上都是耕地，地上長着高粱、小米和土豆。

稻田都按梯田排列，春天裡是盈盈的水。秧插得筆筆直。細長的秧苗從藍色的水上逐漸地生長，田禾的色彩由藍變淡綠，然後變深綠，最後，金黃了——大約九月底，那時稻子已黃熟。而所有這時期之內，你看到田裡，自日出以至日落，耐性的穿白衣的農民的身段在栽育他們的作物。恩惠的大自然一百倍地報答人類的勞動。只要能够任勞，稻子就能豐收。

朝鮮農民還是個別地耕作的，卻集體的管理了灌溉。水閘、池塘和運河，灌溉所必需的複雜系統，不是個人的力量所能建築。必要的時候，整個洞里和面（即我們的村子

和區——譯者）的居民，都出來挖掘和疏濬運河，建築水閘和堤壩。

甚至外來的訪客都不能不看到，由於人爲地劃分了南北兩個朝鮮，這國家的進度，牠的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已受到了多末大的阻礙。然而北朝鮮正在迅速地發揚牠的潛在力量，這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美國侵略者闖入了人民的和平生活，破壞了他們所創造的事物。可是戰爭的火焰，對於一個已經認識了自由的民族祇是一種鍛鍊。一旦通過了嚴重的考驗，朝鮮人民自會挺起肩膀，重建光輝燦爛的和平生涯的。

地理

朝鮮的市鎮、河流、山峯的名稱混亂得很，這也是她的歷史的反映。再沒有別的國家的歷史是這樣地刻印在地上的。在朝鮮地圖上找地名常常是難事，因爲幾乎在每一個黑點上都有兩個名字——一個是朝鮮的，另一個是日本的。

在蘇聯，我們常用朝鮮的名字，把日本的名字寫在括弧裡。我必須指出朝鮮的名字很難轉爲其他語文的語音。結果出現了許多譯音。有一個地方，幾乎每一張地圖有一個不同的譯音，那是海州，寫作 *Hadizyu, Hedyu, Haju, Hyadzju*，日本名字寫作 *kaI-*

syu。可是唸出音來，個個和朝鮮的發音不同。

沒有看見過金鋼山的人不算看見過朝鮮，朝鮮人這樣說。我想，金鋼鑽代表珍貴的意思，因為這些山峯中間孕藏着說不盡豐富的鑛藏。

金鋼山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勞動人民最愛好的休假之地。那裡有溫泉，有設備最好的療養所、旅館和遊歷家的宿營地。

這些山峯老早就踏遍了人跡。那裡交叉着小徑；山側還有砍石而成的石級，削壁旁邊圍着欄杆——都是無名隱士的成績，他們在古時候，來到這裡尋求清淨寂寞。每一個山頂上都有無數的神話與傳說。

我們聽說日本人在金鋼山裡曾有意阻止過地質勘察工作。幸而這些山峯的將來再不需要日本或任何別的帝國主義者了。它已在人民手中，他們為祖國流了多少鮮血啊！

在·三·八·線·上·

六月中旬，在三八線上過了些日子。在地圖上，平分了朝鮮半島的三八線是一直線，從黃海直到日本海的。自然，一般的都這樣劃分這分界線。實際上，這條線並非直線——牠沿着一些洞里，在山峯中間彎進彎出。

在海州，這條線沿着黃海的一個小小海灣的岸邊；他們告訴我，最好不要到岸邊去。

『爲什麼？』我驚奇地問。

回答是任何人出現在岸邊，對面就要射擊。而因爲漁人不能入海，很久以來，市場上已經沒有活的魚了。

我們馳車在沿三八線的路上。農民們在稻田和蘋果園中工作。到處你都看到和平的勞動、和平的生命。雖然不出幾天，朝鮮人民將要遭受巨大的悲劇，但當時卻一點看不出來。

平壤，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我參加了年輕的朝鮮女舞蹈家李少箕的表演會。朝鮮的藝術，年輕、樂觀，充滿了希望，五年來已有飛躍進步。從表演會出來，回家的途中，我們站在牡峯丹上，瞭望平壤的燈火海洋。這竟是最後一次了……

第二天早晨，是晴朗的一天。太陽炎熱而明亮地昇上來。朝鮮的晨興真是美妙；我要說，再沒有別處，日出能有這般華貴的。難怪朝鮮要被稱爲『朝鮮』了。真是的，

這早晨是晴朗的一天。況且，這又是星期天——休假的日子。這城市覺醒時，安靜而和平。

在這安靜、和平的朝鮮黎明中，傳來了拂曉時分李承晚匪軍襲擊北朝鮮的消息，命令是把他們打過三八線去。這一切是無線電上的播音。白天裡，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務省出了佈告，貼在牆上。人民圍着閱讀。除此之外，城市還是和往常的一樣。但晚上就沒有了燈火。

我們坐在屋頂上。全城墨黑。我們時或聽到警察的聲音在下面喊叫：有一扇窗子沒有掩蔽得好，或者，有人擦亮了洋火，……在黑暗中，頭頂的星星更加耀燦。漸漸這城市已靜下來安眠，只有車輛的聲音，閉着燈馳過，打破寂寞。

第五天，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美國的B二十九——空中堡壘——第一次出現在平壤上空。一共二十七架。人們望着天空，還沒有十分警覺，因為他們想不到像平壤這樣一個和平的城市會受到攻擊的。他們不知道從這一時刻起，揭開了對平壤的無情的破壞，揭開了對和平人民的野蠻轟炸，揭開了美國強盜把繁榮的國土變為荒原底野蠻的政策。

黑色的星期日

星期日，七月二十三日，真够得上真爲黑色的星期日。在早晨我們抬頭一望，烏雲低垂在我們頭頂，還飄着細雨，有人就說：

「今天該很平靜了……」

話沒有講完，逼近來的飛機聲已經可以聽到。空襲警報發出了。炸彈叫嘯起來。暴風震撼了房屋，窗櫺喀噠作聲。高射砲射擊，然而又停下了——砲手們看不到烏雲中間的目標。

朝鮮的高射砲射擊得真是驚人。我一再親眼看到敵機被擊中——一架重創墜地，另一架在空中爆炸。自然美國的空軍寧願飛在高射砲射程之上，因此他們無法準確投彈。空襲繼續了好久。機聲，炸彈爆炸聲，然後爆炸後的暴風；又是機聲，又是爆炸，又是暴風……看不清目標，美國人利用了儀器來投彈，他們甚至任意地投彈。

時間過去了許久。一時之間，彷彿機聲已經靜下來，空中強盜已經走了……可是炸彈的嘯聲又來了……雨下得很大，雨點嘈雜地打在洋鐵皮屋頂上，分辨聲音更不容易，可是我們又覺得聲音已經靜下來了……然後炸彈又一次撕裂而來……這樣繼續了八個小

時；我們已經不相信這是會有終局的，不相信飛機是終會飛走的了。

在沉寂的時刻，我們爬上了屋頂。全城之下，籠罩着濃烟。整幢整幢房屋着了火。街上有受傷的人，救護隊已出動，救護車上的工作人員抬了担架跑來跑去。兩個小孩敲我們的大門，我們下去接他們進來。他們似乎是兄弟；一個是太小了，另一個稍大一點。他們已經哭啞了，只能輕聲鳴咽。我們盡量安慰他們，但因為我們不懂朝鮮話，這就很難辦。慢慢地，那個大孩子安靜了下來，他們不再鳴咽，卻柔和地給小孩說話，顯然是在說什麼故事，要他快活起來。小孩停止了哭泣，甚至微笑了。我從沒有見過朝鮮這樣相親相愛的兒童們。幼小的朝鮮兒童有他們自己的不成文的法規——稍大一點的兒童就該照顧稍小一點的兒童。他們溫和地照顧他們的小弟弟、小妹妹，給他們餵吃，和柔地和他們玩，做許多事，減少母親的負擔……

最後稍大的孩子已經安慰了他的弟弟，小孩就在他手臂中入睡。

黃昏降落在平壤，降落在爆炸所引起的黑烟的柱子和塵土的雲霧中。我們出去看損毀的程度，炸彈像汎濫在這個城市一樣。牠們破壞了尚未完成的鐵路車站的新建築，把週圍的整個工人區域削平——好像一把巨大的鐵犁在這裡犁過了。一片片的斷牆殘壁，互相積壓，亂七八糟得可怕。許多街道根本不可復識。翻倒的電車遠在軌道之外；軌道

站了起來，街燈卻躺倒在地。炸彈坑在瀝青道中間張開了大口；街道上狼藉着被殺害的人體和零落的傢俱……在這裡，下邊是這樣深重的人民的災難，而上面，是這樣非人的殘酷的東西——這是可怕的。……

我們在這個國土的其他許多地方都看到這種情形，這決不能用『悲劇性的意外』這種字眼來搪塞。朝鮮的醫院，都用巨大的帆布，畫上紅十字，張在屋頂上。從任何一個高度上都可以看到巨大的紅十字。也許正因為這國際性的符號異常醒目，美國飛機就選中了醫院做目標。我看到平壤的一個醫院被炸了，在廢墟中有幾百個病人和傷員死去；此外，我還看到許多別的醫院冒烟毀去了——元山的、興南的、南浦的、沙里院的、以及其他城市的。

英·勇·的·人·民·

北朝鮮有一個鐵路網。當年日本爲了要建設一個進攻蘇聯的基地，因此只對有戰略意義的鐵路發生興趣，到了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手裡，卻有許多鐵路建設了起來，發展朝鮮的經濟。多山的國土，這使得鐵路的建設和經營都非常困難。在峻削的山坡上，電力拖引是大量地應用了的，如在平壤元山鐵路線上，經過 Masikren 山脈的地方。

在朝鮮，你看不到老年的鐵路工人。整個運輸系統都由年輕人來管理。在日本人時代，朝鮮人只能在鐵路上担任最粗的粗工。可是北朝鮮在獨立的五年之內就訓練出一批朝鮮的鐵道工人來。感謝英勇的朝鮮青年，鐵路系統通過了嚴酷的戰爭考驗，已經不斷地工作下來了。

英雄主義也不限於年輕人。這兒又有一個例子，在興南附近，日本海岸上，矗立着一個巨大的肥料廠。我寫下「矗立」的字眼時，憤怒就在我心裡沸騰。因為野蠻強盜的轟炸已經破壞了這個工廠，正如他們破壞了朝鮮人民的絕大部份的財產一樣。興南工廠是全國最大的一家，生產的硫化肥料對於農業是這樣地重要。牠訓練了熟練工人，牠那裡的工人和工程師給了這麼多發明創造，對於生產的合理化與推動作了那末多貢獻。像其他的工廠一樣，牠是公衆活動的一個中心。

我第一次訪問興南工廠時是這樣的情形。第二次卻多末不同！

不多幾天前，七十架飛行堡壘把牠變成了廢鐵堆和頹壁的迷宮。廢鐵堆還在冒烟，救護隊還在救護埋在瓦礫堆裡的人……至於興南港口本身呢，什麼也不剩——什麼沒有了，有的只是一片焦土、幾堆瓦礫。港口的起重機毀了，連水裡的魚也死了……是的，這是一片死亡的場景。

一些倖存者在廢墟中像鬼影一樣徜徉。另一些人卻勞動着，打掃這片瓦礫場……美國飛機又來了——這次不是飛行堡壘，而是機關槍大事掃射的驅逐機了……牠們來了一次，又來第二次……可是人們繼續勞動——什麼也不能嚇倒他們。

再說一個例子——那是七月發生在離興南十五公哩的咸興的。咸興站立在城川江上。城川江的源頭附近，有水力發電廠，牠從那兒流入山谷，灌溉稻田。在牠流到咸興時，江面寬闊，一座巨大的鐵路橋樑跨在上面。

七月的某一天，美國飛機以這座橋爲目標。從這岸到那岸間，彈如雨下。兩段鋼樑，一座橋座——右岸的第二座——給炸得粉碎。而這座橋，對於溝通南北工業區的交通，是非常重要的。要是這交通停頓下來，就影響戰鬥部隊的供應。被炸毀的必須不停留地修復！——勞動黨發出了號召，咸興全體響應。男女老少——三千多人——參加這個修復工程。城川江的激流給沙包遏住，一個木橋座建築了起來。他們不捨晝夜地工作，天黑了用火炬——三天之後，橋上的交通已經恢復。我在牠上面經過了幾次。火車緩緩通過，木條在重載底下吱吱作聲，最後一節車廂通過以後，司機當然鬆了一口氣。火車可是通了，就是這最重要了。

修復這座橋的朝鮮男女底英勇似乎已給了牠一個神秘的生命。美國轟炸機一次又一次